

周学忠 著
文心出版社

逐环记



周学忠 著

文心出版社

逐 杯 忆

连 环 记

周学忠 著

文 心 出 版 社 出 版
河 南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郑 州 市 胜 岗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 4.375 印张 87 千字
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3000 册

ISBN 7 - 80537 - 562 - 3/G·537

定 价 5.80 元

目 录

1. 为了一百个称心..... (1)
2. 情报..... (9)
3. 梅花岭..... (28)
4. 回龙潭..... (49)
5. 火烧叶胡桥..... (53)
6. 还阳记..... (55)
7. 苦果..... (63)
8. 巧治铁公鸡..... (69)
9. 药王爷毁药方..... (71)
10. 剪发裁须 (73)
11. 青蛙报案 (75)
12. 囍的故事 (87)
13. 怪物..... (100)
14. 卖番茄的乡下人..... (102)
15. 大楸树上的自缢者..... (106)
16. 连环计..... (109)
17. 想赚大钱的人..... (116)
18. 谈《为了一百个称心》的搜集整理..... (129)

为了一百个称心

故事发生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城市里。

西城居民住宅区内，有一座单面二层小红楼，四周是枝叶浓绿的白杨树，门前是条弯弯曲曲的梅溪河。

房主人是个有志气的寡妇，人称惠侠嫂。家里只有她母子二人，日子过得挺舒坦。只有一件事叫惠侠嫂放心不下，儿子夏宝宝 26 岁，仪表堂堂，满腹文章，在宇光机械制造厂当工人，可如今还打光棍呢。这一天，惠侠嫂终于憋不住了，就直截了当地问儿子：“宝宝，你是咋弄的，谈五、六个了还谈不成？”夏宝宝很沉气地说：“俗话说，不慌不忙，选个漂亮。”

“宝宝，选对象光知道挑漂亮的可不行啊！最要紧的是思想好，品德好。”

“妈，这我懂——！”夏宝宝打着手势，语气十分坚定地说：“我宁愿打一辈子光棍，也不要那些猪不啃南瓜！”“唉——”惠侠嫂望了儿子一眼，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：“儿大不由娘啊！”

事隔不久，好消息传来了。夏宝宝一次看电影交了个女朋友叫柳曼曼，是东风商场的营业员，24 岁，条子个，瓜子脸，杏子眼，一头自然卷曲的浓发，乌黑油亮，配着一身合

体的时装，简直是从画中走出来的美人。二人一见钟情，谈得火热。星期日逛公园，轧马路，看电影，下馆子，如胶似漆，形影不离。

“五四”青年节那天，柳曼曼突然来到夏宝宝家里——这是当今女子们择婿的最后一着。往往有这种情况，二人谈得情投意合，但女方到男家一看，又吹了。为什么？多是为家道穷酸。夏宝宝谈恋爱不怕这个。因为他的家境不算多富裕，可也有一定的吸引力：住处幽雅，房舍宽敞；室内的桌椅箱柜虽不属上档产品，却也是时兴的照见人影的漆货；再说，还有收录机、缝纫机和新近购买的进口彩色电视机。所以，夏宝宝不怕柳曼曼的突然来临。

午饭后，两个人脸对脸喝了一阵香茶，柳曼曼见惠侠嫂走来，眉心一蹙，转身就走。夏宝宝追上，沿着梅溪河堤送了一程又一程。拐到一个僻静处，夏宝宝笑模悠悠地问：“曼曼，你说咱这个家咋样？”

“九十九个称心！”柳曼曼说罢，扭过半个身子。夏宝宝忙凑近问：“曼曼，你说还有哪一个不称心？”

柳曼曼扭转脸来，闪着一对多情的大眼睛，欲言又止。夏宝宝忙催：“说嘛，话到嘴边了咋又咽啦？”柳曼曼垂着眼皮，显出非常丧气的样子说：“说出来你也没办法！”

夏宝宝真想掏出心来捧给柳曼曼看，对天发誓般地说：“曼曼，为叫你一百个称心，就是赴汤蹈火，我也在所不辞。”

“此话当真？”柳曼曼以前当过演员，此时恰如其分地用上了这句台词。

“哪个与你撒谎！”夏宝宝也这么来了一句，并连连催促：“快说嘛！”

柳曼曼嘴对着夏宝宝的耳朵小声说了一阵，夏宝宝先是眉头一皱，然后坚决保证地说：“我一定想办法处理，那……那咱啥时结婚？”

“啥时处理完了，啥时结婚！”柳曼曼说到这里，送给夏宝宝一个甜蜜蜜的笑：“越快越好！”

“好，请放心，我亲爱的！”夏宝宝说着，燕子展翅似地伸开双臂去抱柳曼曼，柳曼曼来得干脆而又迅速，轻轻地在夏宝宝脸上一吻，撒腿跑开了。

待到望不见柳曼曼离去的身影，夏宝宝才转过身来迈着沉重的脚步朝回走去，一路上思绪纷乱。是呀，同天仙般的柳曼曼组成小家庭诚然是幸福的，但不许容纳慈爱的老母亲却又是非常痛苦的。夏宝宝想，3岁上死了父亲，28岁的寡妇娘争强傲胜，受尽千辛万苦把自己拉扯大，如今要把老母亲当做废品推出门外，这对老人家来说该是多么大的打击呵，如果老母亲寻短见，那可是造了大罪孽！可是又一想，如果不把老母亲处理掉，那美满的婚姻就要破灭，无论如何也不能失去这个不可多得的美人呀！正想着，夏宝宝一头撞到了一棵大树上，只听“咚”的一声，他眼冒金星，踉跄欲倒……

“宝宝，你这是咋啦？”夏宝宝抬头一看，扶自己的是李师傅，急忙说：“没什么。”

李师傅是宇光机械制造厂的老工人，为人忠厚，劳动积极，年年被评为劳动模范。家里条件很好，两个儿子在外地

工作，老两口待人很热情。去年秋天，他老伴突然病故，使他的生活失去了一个得力助手。为此，那些热心的人们不断为他提说对象，可他总是摇摇头说：“黄土快拥住脖子了，还提那干啥！”夏宝宝这时候赶上李师傅，就在心里盘算开了：噫！让老母亲跟着他不是很好吗？这样，一来可以温暖两个老人的心，二来可使自己的婚姻如愿以偿。尽管不好开口，夏宝宝还是鼓足勇气把问题提出来了：“师傅，俺师娘下世，两个哥哥又不在家，你饮食起居多不方便。俺们邻居有个寡妇，如果师傅愿意，我给你搭个鹊桥……”开始，李师傅不答应，后来被夏宝宝说动了，就松了个活口：“都是几十岁的人了，谁知道脾气合不合？”“哎，咱们一步一步来嘛，你看看再说，先别声张，成就成，不成拉倒。”夏宝宝这么一说，李师傅就点头答应了。说罢，二人分手了。

吃晚饭时，夏宝宝对母亲说：“今晚上俺们李师傅买了几张票，请咱们看电影去。”

惠侠嫂说：“你师傅我没见过，再说，你是徒弟不请师傅看电影，反过来让师傅请你看电影，咋好意思哩！”

夏宝宝说：“这没什么，他今晚请咱看电影，咱明晚请他看电影。”

惠侠嫂说：“那你去，我不去。”

夏宝宝说：“妈，师傅已经请了，你不不去多对不起人。”

惠侠嫂用手掠了掠鬓边的几丝白头发说：“那好，咱去。”

这天晚上，星光影院上映的是《天仙配》。放映不到十分钟，坐在惠侠嫂和李师傅中间的夏宝宝起身走了，直到电影

放映结束，夏宝宝再也没进影院，而那个座位一直空着，李师傅和惠侠嫂谁也没理谁，电影放映结束，各自走了。

第二天，夏宝宝问李师傅：“你看那人行不行？”

李师傅郑重其事地说：“人是挺不错的，不过看样子像是不太愿意，人家看一晚上电影，一句话也没说。”

夏宝宝圆场说：“那人是个老固执，没多余的话，第一次见面不好意思开口，其实她对你可满意啦。今晚上再见的，你们可好好谈谈。”

还是和第一次看电影一样，三人挨着坐。看不到十分钟，夏宝宝借故又起身走了。这时，李师傅凑近惠侠嫂问：“那个事你考虑得咋样了？”

惠侠嫂侧过脸认真打量了一下李师傅，莫名其妙地问道：“啥事？”

李师傅觉得惊异：“怎么你还不知道？”

惠侠嫂问：“你说呀，我真的不知道。”

李师傅暗暗埋怨宝宝，干嘛还没向人家说明意图，又一想，可能是她不同意，故意装糊涂，就说：“既然你不知道，那就不再提了。”

惠侠嫂的确不知其事，但已分明觉察出其中有什么蹊跷，急忙追问：“到底是啥事，你只管说。”

于是，李师傅将事情的根根秧秧说了出来。惠侠嫂听了，如同一声晴天霹雳：天哪，竟有这样的事情，顿时天旋地转，头晕眼花。然而惠侠嫂是个自制力很强的人，强压住内心的痛苦，平平静静地说：“李师傅，咱们都是过来的人了，你提

的那个事我已经明白了，让我考虑考虑，明天上午你去我家再作商议。”

惠侠嫂的自重、有主见，使李师傅打心里佩服，他觉得这寡妇很有本事，和她生活在一起很不错。李师傅正这样想着，惠侠嫂说身体不舒服起来走了。

春夏之交的夜，最适于人们睡眠。但是，惠侠嫂自从电影院回来后一直睡不着，在床上翻来复去，刷刷地流着伤心泪：宝宝啊，你三岁上死了父亲，我苦熬守寡几十年，实指望把你养活大我有个靠山，谁知你的心肠这样狠，你为了那个娇嫩嫩的柳曼曼，竟忍心把母亲往外推，你对得起你那死去的父亲？对得起你这白了头发的老妈吗？惠侠嫂越想越伤心，整整折腾了一夜，曾几次想服毒，但又想起那个为人忠厚的李师傅，便又要坚强地活下去；儿子靠不住，就靠自己，嫁！主意已定，反而使她感到了困倦，不觉睡到了大天亮。

刚刚吃罢早饭，李师傅骑着一辆崭新的大链盒自行车，一路顺风地来到了惠侠嫂家。惠侠嫂见李师傅精神奕奕，也现出自然的微笑，让座、递烟、沏茶，一连串的动作迅速而又准确。李师傅办事爱干脆，茶还没呷一口，就开了腔：“那个事……”

不等李师傅再往下说，惠侠嫂温柔地看了他一眼说：“你是个忙人，干脆说了吧，那件事就算定了，可是你得依我三件事。”

嗨，新鲜！青年人结婚要讲讲条件，咱这几十岁的人了也来这个？她是人老心少啊！李师傅用手摸着脖子想：你还

能提个啥条件，要衣服，要东西，我都不在乎，我家里都是成套成套的，不过看她那个样子不像个贪财的人，莫非是将我招赘？若真的这样，我也答应。反正是我这孤老头子一个，咋着都行。因此就问她：“你具体说哪三件事？”

惠侠嫂扳着指头认真地说：“第一，你前边的孩子得向我喊妈；第二，咱们要马上结婚；第三，结婚那天，你得开着汽车来我家里接，但是不要小汽车。”

李师傅在心里盘算过后，一一答应了。最后，二人商定星期六为结婚日子。就在此时，李师傅从墙上的镜框里发现了秘密，吃惊地问：“唉呀！你是夏宝宝的母亲？”

惠侠嫂沉静自若，微微地点了点头。

李师傅摊开两手自我责备着：“看看，这咋使得？”

惠侠嫂接上反问：“这有啥使得使不得的？事情是咱俩商量着定的，与他人何干？”

李师傅不好意思地搔着头皮：“那，那……”

惠侠嫂接上说：“这件事就那么办！”

李师傅笑笑，推上大链盒自行车走了。

星期六一大早，李师傅开上汽车接惠侠嫂。惠侠嫂让人帮着把家里的东西一件一件往汽车上装。李师傅拦住说：“搬这些干啥呀！咱家里啥东西都有，只管你一个人去算了。”惠侠嫂当众理直气壮地说：“这些东西都是我用辛勤劳动换来的，我嫁人当然要带上自己的财产。”李师傅又拦着说：“给宝宝留一点吧！他是你的儿子啊！”

“儿子，儿子心里没了娘，谁还要儿子？”惠侠嫂愤愤地

说：“我家里没有他置的东西，全部搬走！”

邻居们看着此情此景都很寒心，不住地摇头叹气。

东西全搬上了汽车，惠侠嫂坐上汽车义无反顾地直奔李师傅家去了。

夏宝宝明知这天上午母亲改嫁，但感到自己在家不好意思，就到人民公园赏花观柳去了。近十一点时，他约莫母亲走了，才慢腾腾地从人民公园走回来。心想，这一次曼曼可要拍手称道：“真叫我一百个称心！”想着即将同柳曼曼结婚，建立起安乐窝，真是神思悠悠，妙不可言。急急进屋一看，东西全搬完了，于是抱头大哭起来。第二天，夏宝宝找李师傅求情，惠侠嫂说：“我那有儿子，我若有儿子，能在这个年岁上再当新媳妇？！”

夏宝宝看看母子情分已断，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中。恰在这时，他的柳曼曼也来了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夏宝宝千言万语涌上心头，猛然向她扑过去：“我亲爱的，你可……咱们结婚吧！”夏宝宝可怜地祈求着。

“结婚？”柳曼曼指着屋内仅剩的一张床轻蔑地说：“就指望这些东西跟我结婚吗？你睡到椿树下做春梦去吧！”说罢，转身就走，夏宝宝急忙追上去，死死拽住不放，曼曼急于挣脱，一脚蹬空，随着“唉呀！”一声惨叫，人们看见，一对情人从楼上坠落下来……

1980. 12. 10.

情 报

一九四八年春天，我军解放了豫西南大片土地，宛西匪“保安司令”丁大牙的老巢邓县，就成了国民党匪帮盘踞襄樊、南阳等孤城的连结点。为了切断敌人的联系，各个击破孤立之敌，我桐柏军区主力部队，五月二日，再次发起了解放邓县的战斗。下面这个故事，发生在这场激战之前。

一

四月底的一天，晨光驱散夜雾，清清的刁河水，从城南五里远的榆树营西边“哗哗”地向东南流淌着。河面上，两只鱼鹰捕鱼特用的双舱斗小船，从村西大榆树附近下河，穿过嫩绿的芦苇丛，一前一后地逆水向西北荡去。前面那只船上站着一个壮实汉子，看上去有三十七、八岁，中等个儿，方脸庞，大眼睛，腰间束着一条皮带，手持长篙，左划右点，显得利落干练。他，就是我党在榆树营的交通员，也是闻名刁河两岸的打鱼能手郝大成。昨天，党组织通知他说，近两天城内交通站有重要情报送出，接到后要尽快向攻城部队指挥部传递。今天一大早便同他的助手小强驾船下河了，他俩要

去规定的地点取情报。

郝大成望着死气沉沉的邓县城，想着即将到来的战斗，心情格外激动，两只特别有神的眼睛，更加机警地扫视着周围的动静。他向前划了一阵，看看四周没人，就招呼后面鱼鹰船上的小伙子：“小强，你看这座城，过不了几天，炮声一响，就成咱们的了。”

“早就盼着这一天哪！”没等郝大成把话说完，小强激动地打着手势：“丁大牙是秋后的蚂蚱，蹦达不了几天啦！咱们这小船算是没白撑。”

郝大成用力地划着船，情绪激昂地说：“当然不会白撑！咱撑船是干革命，咱还要把船撑过长江去，打倒蒋介石，解放全中国哩！”

小强只顾嘻嘻地咧着嘴笑，稍一停手，小船便“刷”的一下，退下丈把远，他急忙一点篙，又赶上郝大成。

“可不能只顾高兴，忘了撑船！”郝大成手握竹篙，一忽儿左，一忽儿右地点着河面，态度严肃地说：“敌人越是临近灭亡，就越发疯狂。今天咱们去青龙桥要特别小心，眼要放亮点。”

“嗯。”小强认真地点了点头，便学着郝大成的样子，稳稳地划船前进。

在激流奔涌的河面上，两只小船破浪前进。船头撞击水面溅起的层层浪花，被霞光一染，显得格外绚丽动人。随着竹篙“啪啪”的击水声，四只黑色鱼鹰活跃在小船两旁，时而展着双翅，掠过水面，互相追逐，时而钻进水底捕捉游鱼。

眨眼工夫，小强撑船过了青龙桥，来到汉口打起鱼来。

青龙桥是一座双洞石拱桥，距城不到一里远。紧挨着桥北边的是护城河通往刁河的注入口。这里形成了一个宽大的河汉口，是打鱼的好地方。郝大成在下游看见小强打了个安全的手势，便迅速撑船到青龙桥下，用篙轻轻一拨，船停了下来，又机警地抬头看看，才蹑起脚，伸手从桥拱里的一块砖下取出个小方块，小方块外边用纸烟盒的锡箔裹着，上面缠了一根红线。郝大成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知道是一份特别重要的军事情报，就敏捷地在手里迭了几折，放进鞋帮上一个撕开的洞里。郝大成那一双撑船打鱼的大手，做着这一切，是那样熟练、麻利，仅仅几秒钟就把情报存放得妥妥帖帖。

“啪、啪啪！”突然传来了小强挥篙击水的报警暗号，郝大成抬头一看，只见从护城河岸上跑过来两个匪兵，看样子是直奔青龙桥的。郝大成知道已经走不开了，便用篙一撑，小船逆水飞出了青龙桥，急忙挥篙赶鹰钻水咬鱼。当两个匪兵来到跟前时，正好一只鱼鹰咬住了一条鲤鱼。鱼儿还在挣扎，鱼鹰昂头急忙游向小船，郝大成马上蹲下来顺手抓住了鲤鱼，一边往舱里扔鱼，一边有意地骂着：“死东西，跑不了你！”匪兵们看到有两条小船在青龙桥附近捉鱼，马上吆喝：“快上来，不准在河里捕鱼！”郝大成不满地搭了腔：“打鱼人家就是指望捕鱼糊口，不下河往哪捕鱼！”说着还要挥篙驶船，一个家伙咋呼道：“老子要搜查，不上来我要开枪啦！”这时小强也被逼了过来，郝大成向他使了个眼色，才一起撑船靠边，穿鞋上岸。

两个匪兵仔细搜查了郝大成和小强的全身，又翻了翻他俩的船，没发现什么，就逼着他俩立即收船回村。郝大成顺势看了看周围的情况，见敌人已在河岸上撒了哨，在下游打鱼的董合源等渔户也被匪兵从河里赶了出来，知道上午到二郎潭送情报是不可能了，于是便和小强挑着船回村去了。

郝大成心思沉重地走着。走了一段，回头一望，只见那两个匪兵鬼头鬼脑正在青龙桥下钻来钻去，像是找什么东西。他一下明白了：城里交通站发生了意外。不然，这两个匪兵为什么偏在交通规定的秘密联系点搜查？为什么搜查也恰好是在今天这个重要时刻？他意识到情况严重了，自己的责任更大了。郝大成想着，又冷静地向河沿望了一眼，突然发现一个扎武装带、戴大沿帽的家伙冲青龙桥跑去，不由得一怔：这是敌人的头目，对付这样的家伙要比一般匪兵复杂，得赶快离开这里，转移情报！他冷静地向小强打了个招呼，便加快步伐往村里走。小强故意放慢了脚步，拖在后面观察动静。

不一会儿，只见三个匪兵急步过来，后边那个戴大沿帽的匪徒还边走边骂：“妈的！为什么不搜鞋？既然他们上岸穿鞋时神情紧张，四下乱看，那就肯定里面有问题。这次弄不到情报就砍你俩的脑袋！”

原来，那个戴大沿帽的家伙叫张小头，是丁大牙的搜索队长。今天早上，他从城里交通站的一个叛徒供词中得知：一份城防兵力部署情报已送出了城，藏在青龙桥墩上一块活动的砖下，由榆树营的交通员去取。但叛徒不知道这个交通员是谁。所以，张小头吃过饭就派了两个班去包围榆树营，并

按照叛徒的交代带两个匪兵亲自去青龙桥搜查。路上，他因事耽误了一步，当听到那两个匪兵报告没有找到情报时，又急忙下去亲自搜了一遍，还是什么也没有。一看那块活动砖已翻了个儿，知道情报已被人取走，顿时慌了手脚。他知道，这份情报夺不回来，丁大牙是要杀头的。所以，当问明两个匪兵在搜查时漏了搜鞋的事以后，便马上带领两个匪兵追了上来。

阴险狡猾的张小头边追边想：“这两个打鱼的为什么这么早就下河打鱼？那个年纪大的为什么老围着青龙桥转？太可疑了！想着想着，抬头一望，见打鱼人已快进村，他马上命令两个匪兵追上去，还特别咬了一阵耳朵……

二

村东头，有两间座北朝南的茅屋，被深蒿和刺笆护卫着，形成一个绿色围墙。这就是郝大成的家。

郝大成急忙回到家，放下船，把竹篙往门旁一靠，顺势跨出门外向四面扫了一眼，没发现什么情况，便轻轻掩上门，迅速脱下左脚上那只鞋，按照事先计划好的办法行动起来。当他开始缝鞋帮上的破洞时，突然发现窗外有人影晃动。“有人！”郝大成脑子猛地一闪，眉头骤然紧皱起来。

窗外的人影是夏冬改。这小子是张小头的妻侄，又是村里的伪保丁。他听包围榆树营的匪兵说他姑父来了，就急忙跑到青龙桥去迎接。路上迎面碰上回村的郝大成，他并没在